

故園暮色



故園暮色

《浮沉》三部曲之一

黎汝清著

XSTK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：张 森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故园暮色

——《浮沉》三部曲之一

黎汝清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1.375 插页 3 字数 454,000

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册

ISBN 7-5321-1108-3/I·829 定价：20.20元



即使面壁十年，也难说已经参悟了人生是非
善恶和得失的玄机；只能是永无止境地追求！

黎世博 1992.12.20 南京

目 录

第一卷 骤 发

第一章	蓝图.....	4
第二章	盛宴.....	24
第三章	风水.....	33
第四章	寻根.....	45
第五章	联庄会议.....	55
第六章	并吞.....	68

第二卷 复 仇

第一章	绑架.....	92
第二章	噩耗	105
第三章	不断变更的复仇计划	115
第四章	启示	129
第五章	逼供	142
第六章	对质	151
第七章	摊牌	168

第三卷 军 阀

第一章	笠园别墅	180
-----	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章	局外	193
第三章	女记者	202
第四章	战地	216
第五章	违令攻击	226
第六章	探求	233
第七章	梦交症患者	254

第四卷 田 庄

第一章	嫩花	262
第二章	祖母	278
第三章	古镇	288
第四章	骚乱	299
第五章	解决	316
第六章	天伦	327
第七章	黑脖子和金镯子	337
第八章	猕猴桃	347

第五卷 君 山

第一章	毁坏的山村	358
第二章	酒樽与古剑	377
第三章	密谋	385
第四章	破釜沉舟	398
第五章	西集之战	403
第六章	劫车	423
第七章	荒山偶遇	442
第八章	孙美瑶之死	455

第九章	残墟凭吊	472
-----	------------	-----

第六卷 短 曲

第一章	不速之客	480
第二章	搜捕	498
第三章	光天化日之下	506

第七卷 暴 动

第一章	祈雨	524
第二章	怎么办?	535
第三章	人质	544
第四章	山中	558
第五章	出走	571

第八卷 命 运

第一章	亲眷们	592
第二章	营救	614
第三章	碑文	627
第四章	因果	638
第五章	终点便是起点	651
第六章	不是尾声	664

探求历史与生活的奥秘(代后记)	666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卷 首 语

对史对人应如是：“瑕不掩瑜，瑜不掩瑕，忠也。”

——《礼记·聘义》

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——太似为媚俗，不似为欺世。

——齐白石

第一卷
骤发

第一章 蓝 图

50匹精壮的战马，沿着丘陵地带的弯路奔驰，一色崭新的马枪在午后鲜丽的阳光下，闪着生涩的幽光，马蹄冰雹似地打落在砾石上，发出零乱的沉雷般的轰响。山道两旁正在锄麦田的农民，拄着锄把，好奇而又惊愕地注视着这一既威武又可怖的少见的景象。

有个披着父辈留给他的破夹袄的放牛人，站在岔路口，来不及躲闪，踉跄几步，后退到路边的斜坡上，苍黑的脸上表现出极度的惶恐。

为首的一匹灰斑马，突然前蹄腾空发出一声长嘶，一个粗壮的麻脸士兵，停在惊极而呆的牧牛人面前，用马鞭点了他一下：

“喂！到古塘镇从哪边走？”

那放牛人好像听到虎啸狼吼，脸色蜡黄，他的嘴唇抖动得厉害，喃喃地嘟哝着谁也听不清的话，但他的牧鞭却正确地指着那条较为宽阔的路：

“那……那……”

那麻脸士兵一提马缰向前奔走。后面的战马立即跟进，像一阵黑旋风似地从牧牛人面前卷过，扬起的灰沙打到他的脸上，马队后面拖起的漫漫黄尘，在微风中渐渐淡化成一缕轻烟，融进天空缓缓蠕动的灰色云团，给山野带来一阵骚动，留下一片苍凉。

那牧牛人中了魔法似地呆立在岔路口上。这个柳台村的27岁的懒散惯了的放牛郎，注视着远去的骑兵，做梦也想不到这队骑兵的出现，极大地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
他呆立着，猜度不出这队骑兵负有什么使命，但他知道这队骑兵到古塘镇去绝不会没有缘由。

二

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。景氏三兄弟当了大军阀后，由他的卫队长张巨川带着一连装备精良的亲兵，一色精壮的骏马，押着两匹驮骡，突然来到了古塘镇西北角苦水河边的三间茅屋前。

二百八十户居民的古塘镇为之撼动了。男女老幼齐集苦水河两岸，站在满地沙砾的荒山坡上，瞻仰这一奇景。

他们心情各异，却无法判定是福是祸，但都知道，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故，就要在这千年古镇发生了。

当景老太太见到几箱白花花的银元时，这位自祖上改名换姓从安徽六安逃难来的贫苦农民惊呆了。几十年来，她安于贫穷，就在儿子当了督军、师长、高参之时，她也没有产生过非分之想。

“这么多的钱啊！”

她的惊悸直觉是：这些从天而降的意外之财，是祸不是福。但她知道，主宰景氏家族的命运之神，正阔步向她们迎面走来。

四姑娘景家贞在最初的几分钟里，也曾产生过梦中惊醒的那种短暂的诧异，但她很快就回过神来，适应了这种巨变，心定神宁而且清醒得惊人了。

她接过卫队长张巨川手里的信，向围观的人群里望了一眼，她看到了晚清秀才唐文华，唐文华那变亮了的目光里涌聚着难以尽述的感情，深深地触动了她的久已深藏的隐衷。只有唐文华知道这种隐衷的秘意真髓。

“唐先生，请你把家兄的来信，念给我娘听！……”

唐文华瘸着腿几步趋前，他的接信的瘦骨嶙嶙的手，像只兴奋的小兽似地嗦嗦发抖，胸中猝发出久已期待的激情：

“当众念吗？”

“是的，家兄知道家中无人识字，书信总是请外人读的！”四姑娘脸上漾着矜持的微笑。她知道家兄绝不会把不便别人知晓的内容写到信上。

尽管如此，唐文华还是先把信的内容溜了一眼，便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向着景老太、景家贞读了两遍：

母亲大人膝下：

跪禀者，鉴于时局动荡、变化万端，为终老退守之计，兹派张队长巨川，送上现洋、银票共计36万元，悉托四妹经管，广置田地，建立田庄。以光前裕后，造福一方。

敬颂
万福金安

不孝男：振寰

振宇 百叩

振中

附禀：

张巨川系国常舅父之子，又是儿之亲兵卫队长，战场上曾数度生死相救，情同骨肉。此人忠诚尽职，我已囑其带队留驻田庄，以作护卫。

这封信的内容，像石击水面，波纹立即扩散开来。人声鼎沸。此时已是傍晚时分。这纷乱的一切，都在恭候主人作出安排，但是，谁也想不出这个混乱而激动人心的场面如何收场，所有的目光都落在 25 岁的四姑娘身上。人们怀着一种奇异的心理，仿佛在看一个未经战阵的小兵，忽然被推到指挥台上，看她如何调兵遣将发布命令，廓清战场。

有些品格是与生俱来的。四姑娘充分表现出对命运陡然转换时的应变能力，她只微微沉思了一下，便接过唐秀才交回的信，向站在人群中的古塘镇镇长郑庆瑞走过去：

“镇长，家兄要我在古塘镇置办产业，我拜托镇长向乡、区、县府报告一声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！”郑庆瑞虽然身为镇长，却从未经过这种场面，正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张队长押来 36 万元款项，不算小数，而且五十多人马，我家三间茅屋也没法安置他们……”

四姑娘停顿了一下，等待郑镇长的反应。郑庆瑞看看满

山坡的兵马，枪明刀亮，骏马嘶嘶，处在愕然之中，一时手足无措，只是囁囁地嘟哝了一些谁也听不清的话。额头上已经渗出亮晶晶的汗珠，他已经掂出了这个握有 36 万元的四姑娘的分量。

四姑娘沉静自然地替镇长安排：

“镇长，张队长是军人，自然是公事公办，来……”她向站在旁边的卫队长招了招手，“我给你们介绍，这是镇长郑庆瑞先生，你们怎样吃饭，怎样驻防，怎样保护款项，一切由你跟镇长协商……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郑庆瑞向张巨川拱手为礼。

张巨川也礼貌地向镇长点点头。但那神采那目光，根本不把一个小小的镇长放在眼里。

“这样，人马食宿，款项保存，就拜托你们两位了！”四姑娘说得诚挚而又明确。

唐文华正感到万事纷繁，预想不出从何下手时，四姑娘这样轻轻一拨，像扭动了一部机器开关那样，就全部运转起来了。犹如临战时的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命令，战场便立即廓清，而后可以任笔挥洒了。

太简单了，简单到只有几句话。唐文华惊骇的就在这把繁杂的事物化为简单，他知道，只有这种举重若轻的简单才表现了高度的智慧，而不像那些急急歪歪、咋咋呼呼、抓耳挠腮、匆匆忙忙、慌里慌张地把简单变成繁杂的平庸之辈。

这种处事泰然的非凡静气使唐文华赞叹不已。

“张队长……”郑镇长站在手提马鞭、后面有两个挎着驳壳枪卫兵、比他高出半头的赳赳武夫面前，声音一失往日的威严而微微颤栗了，“我看你的队伍就暂且住在关帝殿里吧，

若是住不下，我再领你去找民房……”

“不！我的队伍不能住得太分散！”

张队长用皮鞭敲敲油亮的高腰马靴，郑庆瑞直觉得敲在他的背上，立即想到了那句尽人皆知的话，“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。”但是，郑庆瑞并不是懦弱无能的镇长，他是以精明干练而闻名于乡区的镇长之一。

一个蕴含丰富的微笑出现在唐文华的嘴上，他微跛几步，走到镇长和队长之间。

“镇长！”唐文华的这两个字说得十分敬重，“关帝殿是个破庙，只有两间厢房，哪能住这样多的兵马？我看还是让警卫队（他不知为什么顺口说出了这样一个名称）住在郑家祠堂里吧！前后三进，仅是两廊就有十二间厢房……”

郑庆瑞像被开水烫了似地全身一颤，竭力不让自己高声抗议，他知道这是唐文华借机向他宣泄怀抱终生的宿怨，却又不能明讲，只能在腹中咬牙，他走神了。忽然看到了张队长的愠怒的目光，听到了一声提问：

“祠堂在哪里？”

“队长，”郑庆瑞几乎要屈膝下跪了，“祠堂是祭祖圣殿，住兵马有点……不合适……”

这郑家祠堂是郑庆瑞发迹时集资兴建的，非常堂皇，是郑氏家族的骄傲。兵马进驻，无疑是亵渎他的祖先。

“怎么不能住？”张巨川又用皮鞭敲马靴，他对这个推三托四的镇长反感透了，他竟敢让他去住破庙，“就是金銮宝殿也得住！要快！我的部队累了，饿了，天黑之前安置不好，我拿你镇长是问！”

郑庆瑞畏怯地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如果祠堂不合适，”唐文华体谅而又郑重地说，“住镇长的紫云山庄也挺好，闲房很多。”

郑庆瑞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低沉地呻吟了一声，在“圣殿”与“山庄”之间立即作出了选择：

“那，我带队长到祠堂里去吧。”

“镇长，还是我带队长去吧，”说话的是四姑娘的丈夫纪正发，这个往日的私盐贩子福至心灵，陡增了胆量，吩咐起镇长来了，“你还是给保安队（他又顺口起了个名称）安排晚饭去吧，他们准是饿狠了……”

张巨川回头对跟在身后的麻脸护兵说：“小五子，你跟镇长去，吃什么，你跟他说！”

“可这费用……”郑庆瑞立即觉得这话很不得体，脸涨得血红。

“镇长，你怎么糊涂了？”唐文华又善意地提醒了一句，“四姑娘不是说了吗，公事公办，哪一拨军队不是吃公粮的？”

“他妈的！”张巨川早已不耐烦了，他的马鞭不再敲皮靴，而是在镇长的左胸拨了一下，“快去，老子饿了！……”

四姑娘审视着这小小的纷争，认为是她作最后决断的时候了，她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要在众人面前建立自己的权威，而是她的天赋素质的一种本能：

“我看就这样了，秀萍她爹（她还不习惯直呼丈夫的姓名），带张队长去郑家祠堂，郑镇长跟小五子去安排夜饭……我还得再说几句，”她面向张巨川和他的护兵们，“古塘镇有280户人家，有木器行、油盐店、酒饭馆、成衣铺、杂货店、豆腐房，家家都是好乡亲，不能有丝毫骚扰……”她又转向郑庆瑞，她不想使镇长为难，“镇长，我的保卫队不管现在住在哪里都